



洛河边的风景

匡文

我又一次到曾经工作的灵口小镇，洛河边的一个集镇。昔日小镇街道斑驳的泥墙土屋不见了，镇上老学校院里那一排排泡桐树也不见了，街道两旁一座座新楼拔地而起，学校原址扩建了，三层楼的新校舍在明媚的暖阳中熠熠生辉，格外亮丽。

来到小镇，爱去洛河边散步。河水清澈，泛着粼粼波光。河滩上，大片的芦苇让我喜出望外。淡淡的芦花，开在火红的秋季。一丛丛芦苇，在秋阳下摇曳，那纤细挺拔的身姿，那轻盈柔美的神态，那洁白松软的芦花，让我想起“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诗句，古人把芦苇写得那么朦胧富有美感。芦苇，又名“蒹葭”，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把芦苇写得美的诗句，唯有《蒹葭》一诗了，被称为“风神摇曳的绝唱”。“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之湄”。秋阳抚摸着洛河边的蒹葭，我在心中勾画着一幅秋水伊人图画，河水清清，芦苇轻荡，小舟从远方河面缓缓飘来，船头伊人在眺望，河畔那一片芦苇被染成了金色，那轻舞的芦花正盛……

边走边想，不觉来到洛河下游的一个村庄，有狗吠声传来。走近一户人家，院中一位老太太在低头看什么。听到脚步声，微微抬起头望过来，看着我的到来在迟疑，我连忙向老人问好，说我是因转

悠。满头银发的老太太放下手中针线，自言自语：“眼花花，穿针偏差。”我帮老太太穿针引线，老太太连连说好，踉跄着步子取来小凳子让我坐。老太太用大号针穿辣椒，我坐着看她用穿好针的细麻绳，把红艳如火的辣椒一个个穿起来，一圈一圈地均匀摆布，细麻绳在辣椒串中间提起来，直到穿满一条绳子为止。老人边穿辣椒边与我说话，聊家常琐事。平日里，老人孤独，与一条狗和几只鸡对话，蛮有情趣的。遇到跟她说话的人，话语多了，心情也好。从与老太太拉家常中，得知她有两个儿子外出打工了，留下她一人守家。老人眼前有两个草笼，一个草笼里是火红的辣椒，另一个草笼里是青绿的辣椒，一串串青色的辣椒，一串串火红的辣椒，挂在屋檐下在深秋的霞光中迎风飘舞，红绿相间，十分好看！这些辣椒经寒风吹拂，风干后的辣椒，又香又辣。远看，农家屋檐下，一串串火红的辣椒，像鲜艳的中国结，像迎新年的红灯笼，像春节燃放的鞭炮，象征着农家日子的红红火火，实在是洛河一道迷人的风景线。

与老太太聊天中得知，这个叫庙湾的村庄，这几年年轻人外出打工，村里只留下了老人在家守望。年年腊月天，村前公路上车来车往，归来过春节的车开进村道，家

家的门帘掀开了，有张望的老人和孩子，有在院里狂叫的小狗，在期盼，在迎接回家的亲人。春节里，村庄火热了。年轻人把大城市的新鲜感带进了乡村，鞭炮声此起彼伏，各种娱乐场面随处可见。尤其常年不见父母的孩子，贴着大人前后转悠，乐得脸上满是花儿绽放。春节一过，大车小车开出了村道，老人和孩子在频频举手目送，热闹热闹的村庄又恢复了平静。

告别了老太太，返回途中走过横跨洛河的一座水泥大桥。沿洛河对岸的一条公路转过一个弯去焦村那边看风景。

走过可并行两辆车的洛河水泥桥。那一瞬间，我的脚步仿佛又踩在摇摇晃晃的木板上，那是一座“天桥”架在洛河上，用几条钢丝绳在两岸固定起来，用木板横铺固定在钢丝绳上，是那年月过往洛河的唯一通道。河岸边优哉游哉地走过独木桥，肩挑沉沉的两个筐子，一摇一晃的轻手轻脚走过桥，不慌不忙，悠闲自在；有男女多人边说话边过桥，前呼后拥；有老汉边抽烟边哼唱小曲过桥，烟圈弥漫在河桥上空；有三三两两妇女边说笑边打闹，笑声荡漾……看到这场景，让我像一样从北山里出来的人望尘莫及。那年月，我和乡亲们拉着架子车去小镇交粮，过洛河独木桥，一袋一袋的粮食在河边当地人

的帮助下送到河对岸，架子车也是由当地人抬过河的，返回时又吆喝当地人护送过桥。那天，我空手过桥，跟在邻家大叔后边勉强而行，至桥中心看桥在向上游移动，心里慌乱，好在大叔一手拉着我，我才没踏空。那时，洛河水又宽又深，深蓝色的河水深不见底。

这记忆中的风景，已经遥远，渐渐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沿洛河上下，我看到过的钢丝绳桥有六七座。前几年，洛河发大水，上游王堰村、薛楼村仅存的几座钢丝绳桥也被汹涌的洪水摧毁。如今，顺洛河行走，到处可见的是一座座坚固的钢筋水泥桥，车辆畅通，过往方便，再也不用过桥时看河桥游动而心惊胆战。

边想边走，不觉来到焦村，这个位于龙河与洛河交汇的三角地带，三面临水，面积不大，居住着几十户人家。这里，发掘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石斧、石铲、石片、石刀、刮削器，标示着人类使用工具的一次飞跃；这里出土的红陶人头壶，人头上仰，双目凝视远方，2018年，中央电视台专题解说播放：“你来自泥土，头微微扬起，仿佛仰望天空。”这“仰望天空”的人头壶，让世界瞩目！

焦村，是我回老家北山的必经之路，每次路过总会让人心潮澎湃！

生一炉火，黑夜就离你远了。红彤彤的火焰正旺，亮了一片，温暖了整个冬天。

夕阳落下，夜幕降临。长安东樊川界，两个年过半百的男人，在傍晚华灯初上时相约。

院子距街数百米，屋后靠黄土坡，算得上幽静。院子有竹，竹林深处有数个雕像，看不见脸庞却知尊大名，毕竟在十多年间是这里的常客。青砖瓦舍，一草一木依然熟悉，整个院落落落的夜色中，更显一份静美。

开始生火。冬天有一盆火，特有的幸福在火苗燃起的瞬间萌生，更有说不完的话题。家兄好似老父亲，一个沉默寡言人，偶尔相对饮几盅，我的故乡可安宁？畅聊，沉默，仰望，凝视，远虑，沉思！火盆是碎了底部的生铁盆，一米多的口径，柴火是拆下来的建筑门窗，秋日里就整理得妥妥地堆放在屋檐下，就是这个冬天准备的。火一旦燃起来，火苗就“噼里啪啦”发出声响，呼呼向上生出火焰。瞬间夜色就多了温情，便有了浓浓的隐居山林意境。生活中那些烦心事统统抛于脑后，黑夜是烦恼的过滤器，让一地鸡毛在寂静中如风流过。

主人提来了他在秦岭干活时捡回的栗子，抓三五个，小心地丢进火盆里烧得通红的炭灰边，长约一米的铁钳，在手中灵活地对烧烤的栗子翻滚着，瞬时发出“噼里”的声响，火红的炭灰也被打个玩儿。这表明栗子熟了，夹出火盆，放地上凉片刻，拾起来捏手上剥皮，皮像蜕变的蝉，活脱脱一个空壳，果肉肥厚鲜活，热腾腾入口，香甜蜜而爽口。我一时间想起了秦岭腹地流传下来的歌谣“洋芋糊汤疙瘩火，除了神仙就是我”，是多么的惬意和享受。不由感慨人为什么在现时代下过得越不幸，活得越特别！归根结底是欲望太多，追求太多，能力撑不起野心，让太多人在焦头烂额中难以自拔。人要有追求，但不能好高骛远，野心太强，让现实与理想差距太大。

围着火炉，看火的喧嚣与生发出的热能，在大雪即将来临的黑夜中，彼此安慰。生一炉火，把星空照亮。生一炉火，撕碎星辰，把月光拥入。让太阳在地平线的一侧失眠，让月亮在黑夜里洒下光芒。隔着烟火我看到你红光似佛，隔着烟火我看见天地间万物灵气佛光。

曾有个月夜，明月高悬，天空如绸，繁星点缀。忆谈故乡人和事。把老碗大一疙瘩上好牛肉手撕，在空中对饮，那种粗放与原始、坦荡与畅饮，把月光揽入怀中，让乡愁洒落在潺潺溢杯的酒中，甘醇而厚重。人是跑虫，从离开故乡，到回到故乡，故乡面目全非，人也面目全非，这个过程是一道风景，更是记忆。星空如晓，日月如晓，人是月光下的叶子，不经意间就在茫茫中消失，无踪无影。在这幽静夜，两个老男人就着一盒篝火，彼此不用打量，不用交谈，都十分清楚对方脸上有几道岁月留下的皱纹、几道沧桑！也知道彼此内心在经过了那么多的生命奔波和挫折之后留下了多少遗憾和多少创痛。

活着，应该是仰天一啸，生命就多了一份色彩，斑斓如四季，消失总是常态。曾经的，太多激情太多美好以及太多不尽如人意，都在已过知天命的年轻中成为泡沫，记忆的痕迹越来越远去……

两个男人，就不断烧着栗子，吃着栗子，聊着生活和生命的经历，谈雕塑，扯文学，谈城市的喧嚣，聊社会的变革，艺术价值，生命的意义。感叹有时候生命中的寂寞就像一坛老酒，封藏得久了，就酿出了醇香。一个人独处，没个意思，得找个谁一起整整，那是一种释怀。走过了年轻，走过了浪漫和激情，现在跟交往过的大多数人都拉不开话匣子，只有个别存在在另一个孤寂空间的某个人，才能唤起你的谈兴。

时而仰望暮色下的万物静默而狂笑，时而看密麻竹林而深思无言。坐了好几个小时，忘记了是在夜中，在寒冬，把天空坐得漆黑，把大地坐得冷漠。硬生生把一炉熊熊燃烧的火变成了灰烬，火焰褪去，身后多少有丝丝冰凉，才晓时间已晚。冷落的手在手机在一旁也是闲置的冰凉。

人啊，很多时候无聊的想在拥挤的人群中找个说话的人，但却没有。在喧嚣繁闹的世界里有一个能倾诉之人，就很知足。那一天你突然想见他时，他的电话就来了。世间万物有灵，灵魂在冥冥之中恰到处处的默契地走到一起。

生命中，总有那么个懂你的人，如黑夜的一堆火焰，燃烧在你的内心世界，给你温暖和光明，这就是生命的美好。

有杯酒，更显温情。索性掩盖将熄灭成灰烬的炉火，开车出静寂的院子，临街东行数十里，找了个酒馆，两碗葫芦头泡馍，一碟腌菜一碟蒜，一瓶二两小酒，我陪他喝酒，他陪我喝茶，毕竟开车，遵守交规是原则。一顿饭工夫，对坐的他红脸大汉的霸气更男人的成熟与稳健，将一将夹杂着丝丝缕缕的白发，在冰冷的夜色中看世间喧哗与素净，让冰冷的夜在烟熏火燎中开怀，一切不过如此。

商洛山

(总第2538期)

题图摄影 肖瑞

一坛酸菜

文锁勤

进入隆冬，吃惯了那些反季节的蔬菜，嘴里的味道老感觉越来越淡，纵有再好的菜品，都提不起日益挑剔的胃口。而那一坛酸菜，倒让一日三餐的生活气象翻转，麻木而又迟钝的味蕾，因一盘接一盘的酸菜和一碗又一碗的酸菜面，顿然敏感活泛起来。

那坛酸菜，是母亲从乡下送来的。这样的事自我离家工作后，一直延续至今。一个敦实浑圆的黑坛子，流光滑亮，里面装了一肚子酸菜。一个黑粗粗的陶碗，倒扣在坛口之上，掩盖了坛子里的全部秘密，着实让同班车里的人，多出一份特别的念想。而那压不住的酸香，随着车体的摇晃窜出来之余，其中的秘密，便迅速破解。羡慕之余，众人竟连连夸道：“这年月，就这东西稀罕金贵。”

霜降一过，做酸菜的黄金季来临了，细心周全的母亲，除了是一个庄稼活的好手，也是拉针线精饭食的巧妇。每年，

她都会无一例外地腌制酸菜这种口感清爽、生态廉价的自加工食品，调剂补充冬日单调的餐桌。夏末时节，父亲会种大白菜、白萝卜、红萝卜、雪里蕻等蔬菜，这些菜品成了冬季制作酸菜的上好原料。节俭勤快的母亲，除了把自家地里的菜叶收拾干净，还会从大田里把人家丢弃的菜叶，一点不剩地收拾回来。我怕怕人笑话，面子上难堪，为此常常责怪母亲，可多少年了，母亲从不改变这样的习惯。天气已经很冷了，母亲将菜放在冰冷的水里，一束一束地清洗淘淘，在短短几天时间里，完成晾晒、切丝、泡制、发酵等多道工序。经过母亲的精心制作，这些被人丢弃的物件，成了我们冬日餐桌上的美味佳肴，连城里的亲戚好友，街坊邻居也一边称赞，一边向她讨要。此后，我为此前责怪母亲而深深叫悔。既感念大自然的神奇，更感激母亲的精巧能干。

母亲慢慢上了年纪，腿脚不便，从家

里到洗菜的泉边，要上一段陡坡。她年年做着酸菜，淘淘冲洗，切削翻搅，忙前忙后，乐此不疲。有时做的数量少了，竟难以应对众人的争相讨要。出于这样的原因，母亲总会将家里盛水的大缸或者做醋的老瓮清洗干净，做更多的酸菜以满足四方亲邻的口福。

照例，这坛酸菜年年都会成为我们冬日饭桌上不可缺少的美食。母亲七十多岁了，几乎一个冬天都住在我这里，还爱下厨做饭。每天我们上班前，她就熬好了窸窣的苞谷糝。将一束束酸菜，从坛子里捞出，切成细丝，加了生姜、辣子，精心烹调。酸菜透明泛黄，翡翠一样，还未开吃，就香不可忍，等不及。每天早上，扒着黏稠清香的粥饭，就着清爽可口的酸菜，说不出的幸福甜蜜，洋溢在一家人脸上。

一个冬季，除了享用母亲做的地道爽口的酸菜苞谷糝，闲不住的母亲隔三差五还会做酸菜面片、酸菜搅团、酸菜漏

鱼，调换花样，满足我们的口福。一碗未曾用完，母亲已将第二碗盛好端了过来。一碗酸菜饭，虽然简单，却细密精巧，温暖滚烫，盛满了浓浓的亲情和生活翻天覆地的花样日子。一坛酸菜，道尽了生活苦辣酸甜。母亲做的这坛酸菜，一直要吃到第二年开春之后。坛子空了，母亲照例拿回去，第二年立冬后，又会把一坛酸菜准时送来。母亲上车时，磕磕绊绊，而那个老坛子，多少年了依然精光亮丽，完好无损。

有妈真好！但愿母亲的身子骨跟那坛子一样结实。



爆米花

倪双民

冬天的阳光沉静而松散，时而浓烈，时而浅淡。光阴在冬天里闲适，浸融于冬阳里的乡村显得舒适而慵懒。午后，阳光松散，忽隐忽现，似一幅朦胧的画卷。“嘭”的一声爆响，陡然间打破了这诗意的画面，刚才还在渠畔草丛中卿卿我我的麻雀立即噤若寒蝉四处逃散，树上的喜鹊惊恐地飞向天边。一缕白雾像蘑菇云一样飘散，阵阵酥脆甘爽的米花香味在树梢庭院弥漫，挑逗得人们目光望向村口边。

“爆米花的来啦！”村里的孩子们欢呼相传。各家院落顿时欢腾起来：找袋舀玉米，提筐捡柴火。有的人家急急匆匆从屋檐下的玉米串上卸下最好的玉米开始忙忙碌碌地剥起来。村道里传来轻重不一，有缓有急的脚步声，向着同一个方向聚集。村口大树下显得异常热闹：人们相互打着招呼，上了年纪的老人们抽着卷烟，偶有调皮的女人开点带有酸味的玩笑引来哄笑一片，孩子们相互嬉闹，目光却时时在那不停转动的炒锅上贴着。

爆米花的师傅满脸沧桑，斑白的头

发杂乱地粘在头上，粗糙的双手正在忙碌。他右手在快速的转着炒锅，眼睛时不时眯气眯气，同时还要叮嘱旁边敲鼓风的人控制好速度，适时添柴。“停，好啦！”眯气眯气，师傅立即起身，鼓风停止转动。“娃娃们离远点，当心烫着！”说话间，女人孩子们纷纷闪开，胆小的孩子会捂住双耳。“嘭”的一声，爆米花犹如天女散花般涌入纱网，地上遗落的米花倏忽间就飞进了孩子们的嘴里，发出清脆的吟唱。

看着这熟悉的情景，我的思绪回到了从前。寒冷的冬季，母亲先要挑选上好的玉米晒干，再从河边取回干净的沙砾，晒干后倒进锅里，锅里生火待沙子变热，再把适量的玉米倒进锅里来回翻炒。母亲炒玉米时，我们兄弟几人围着锅沿观看，母亲既要掌握火候又要及时翻搅，有点手忙脚乱。“刺啦刺啦”的翻炒声虽不悦耳却很舒心，听到锅里不时响起的爆响，我们的欢笑声就会溢满整个屋子。馋嘴的我们有时会趁母亲不注意

伸出小手从锅里粘出一两颗玉米花放进嘴里，虽然烫舌头，但心里却很满足。偶尔被母亲发现，母亲就笑着嗔怪道：“烫坏舌头就会变成哑巴！”

上学以后，每到冬季，孩子们就会在小火盆里爆米花。下课间隙，有人把玉米粒埋进滚烫的热灰里，不时就会发出“啵啵”的响声，这时赶紧用火筷夹出来吹吹浮灰填进嘴里，咀嚼时会尝到一丝淡淡的灰土味道。即使这样，也会使得别的孩子眼睛发直，喉咙微动。

后来的冬天，村子里来了爆米花的人，但生活穷苦，好多人家还是在家里自己炒玉米花。爆米花的声音诱惑着每一个孩子，它的声响也预示着新年就快到了。过年时，孩子们才能穿新衣戴新帽，吃到一年中最美味的饭菜，这也是孩子们最美好的期盼。

“轮到你了，快！开始‘上班’！”一位大嫂用胳膊碰了碰我，我赶紧蹲到火炉前使劲地摇起了鼓风。红红的火苗欢快地舔着转锅，火光映照着师傅的脸庞，甯进

了深而密的皱纹，毛孔里细碎的汗珠闪着微光，师傅偶尔用袖口擦擦脸，脸上的笑意难掩内心的疲惫。闲聊中得知老人的儿子在外打工，日子也都过得挺顺心。老人说，尽管生活富裕了，孩子们零食多得数也数不清，可还是有人喜欢吃爆米花，这个行业不能缺，每年他都要把爆好的米花捐给城里的孩子们。老人说的这也许就是一种乡味、乡情吧！不论何时，美好的东西都不该遗忘！

随着一声声猛烈的“嘭嘭”声响，一锅锅米花出炉。有的人家两锅三锅的炒，有人就有点不耐烦。师傅总是很耐心地说：“甯急，甯急。今天轮到，我明天再来，一定让大家满意！”

月亮悄悄地爬上了山尖，将柔美的光亮抛洒在大地上，山林和村庄显得静谧而美好。爆好米花的人一手提着米花，一手牵着孩子，脸上带着米花般的笑容，踩着皎洁的月光，携着米花特有的香味回家。身后那响亮的“嘭嘭”声隔一会就会响起，脆生生的香味也伴着月光不断向远处张扬。